

語言學論叢

(第三十六輯)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派视野下的 语言学田野调查*

罗仁地 (Randy J. LaPolla)

提要 本文针对语言类型学和功能语言学进行简单的描述和介绍,并从语言类型学和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提出语言田野调查的一些方法。最主要就是提出沉浸式的调查方式,也就是语言调查者要有一段时间浸泡在所调查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记录、分析所记录的语言。本文也进一步探讨一些具体的调查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的设计。

关键词 语言学田野调查 语言类型学 功能语言学 人类语言学

1 语言类型学

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是不同语言的形式及其功能,研究的方法是:先对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和类似之处进行了解、比较,然后把所发现的各种不同和类似的语言现象归类成系统。简单地举个例子,比如说“词”(word),类型学研究首先要探究的是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词,有的话,就要进一步去了解语音词(phonological word)和语法词(grammatical word)^①之间有什么关系。接着还要进一步去了解语法词能否归类成不同的词类,如果可以的话,就要再去了解这些词类的功能是什么。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类型学研究中心的 Dixon 和 Aikhenvald (2002) 为了要了解是不是所有语言都有“词”,曾对好几百种语言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他们所探究的语言

中虽然所有语言都有“词”,但是个别语言里的“词”的定义不一样。他们的比较工作并不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探讨,如果一个语言有“词”的话,那么就要研究不同“词”的形态句法分布,看看能否分词类,也就是说某种词是怎么语法化的。换句话说,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说,一个语言如果有词类的话,就要给这些词类下定义,而定义不是以语义为标准的,是由形态和句法分布来决定的。词类的形成,是由于说话者经常用某些形式来表达某种意思,久而久之,这些形式就常规化而演变成词类。我们不用语义来判定词类是因为不同语言的常规化(也就是语法化、词汇化)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某一种意思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归纳到不同的词类,比如,在有形容词范畴的语言中,有些语言的形容词范畴是属于封闭型的词类,词数不多;有些却是开放型的,词数很多。另外,有些语言所谓的“形容词”范畴是单独的词类,有些是动词类的次类,有些是名词类的次类,还有些语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动词类的次类,另一种是名词类的次类。比如表示“大”和“好”这两个概念的词,在英语中是单独的词类;在汉语、羌语^②和泰语中是一种动词;在 Seneca^③中是一种名词;在日语中分两类:“大”是一种名词而“好”是一种动词。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工作会针对着不同语言的范畴进行深入的比较和分析(如 Dixon & Aikhenvald 2004)。我们不用语义来判定词类的另一个原因是语义范畴是模糊的典型范畴,是以典型的成员来组织的,范畴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跟语法范畴不一样,语法范畴的界限比较清晰。

以上所举出的例子,主要就是要说明类型学研究者和分析语言的时候所注意到的细节。要了解或分析一个语言,类型学知识是必不可缺的。类型学的工作需要凭借详细而高质量的语言描写资料,才能归纳出有科学根据的类别。因此类型学家主要的研究工作并不是集中在进行语言比较上,更多的是集中在语言调查和描写上。

* 在本文修改的过程中汪锋博士和罗自群博士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对两位深表谢意。

2 功能语言学

要讨论语言的形式,就要先讨论语言的性质和用处,因为语言是一种工具,要了解一种工具,就要先了解那种工具的用途(参看罗仁地、潘露莉 2002)。比如说,一个锤子,锤子的形状是一条长长的木棍上有一块重而硬的金属或石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知道锤子用途的人一定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如果你知道那块重而硬的部分是用来钉钉子,而木棍部分是用来当把手,那就不难理解锤子为什么是这种形状了。语言也是一样的,为了了解语言的结构,我们要理解语言是怎么用的。要了解语言是怎么用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到使用该语言的地方去进行语言田野调查,观察该语言在它自然社会环境中如何使用。

3 语言田野调查

语言学要进步的话,要靠新的语言资料;语言学的任何领域,要是没有新的资料,就不可能有所发展。要获取新的语料,唯一的途径就是去记录语言^①,也就是去进行所谓的语言田野调查,到说目的语的人的村寨,跟他们一起住一段时间,学习、记录、分析他们的语言。最好记录以前没有记录过的或者是记录不齐全的语言。如果我们想要能够对人类语言的类型有全面的了解,那就得尽量记录所有的现存语言。此外,全面地描写一个语言是语言学基本功最好的训练方法。

要进行语言田野调查,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是,选择哪一个语言作为调查的对象。目前在国际语言学界正在盛行濒危语言调查热。不可否认的,记录濒危语言是当务之急,但是问题在于如何鉴定一个语言的濒危程度。一般来说都是以说该语言的人数多少作为濒危程度的标准,但是对我来说,一种语言说的人数是多是少,并不是

关键,因为所有非主流语言都面临着消失的危机。那么,选择哪一个语言作为调查的对象呢?最好是记录以前完全没有被记录过的语言,而且该语言没有已经被记录过的近亲语言。此外,还要看该语言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特征。基本上所有的少数民族语言都会与主流语言同化,最好记录一个同化程度还不高的语言。如果一个语言说的人已经很少了,语言很快就要消失了,很可能已经没有什么独特的现象,也就是说,已经与主流语言同化得差不多了,尤其是如果该语言的近亲语言已经被记录过,那么也许选择记录另外一个语言会比较^②。另外,还要看自己的时间和调查经验;如果时间有限、没多少经验,最好选择一个比较简单而容易学的语言。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把握,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复杂而特别有意思的语言。

选好了语言就该考虑时间的安排。一般来说,田野调查的工作受到经费、时间的限制。如果作为博士论文、博士后报告研究内容的话,一般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因此要有实际的安排。我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田野调查的入门者,总有一种不太实际的想法,就是以为能在两三年内,调查两三个语言。两三年的时间调查两三个语言,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能做一些蜻蜓点水的工作。在进行语言记录的时候,最好是比较全面地、深入地针对一个语言进行记录。如果要进行语言或方言比较的话,也要先掌握好其中一个语言或方言。

在进行田野调查之前,调查者必须要做很多准备工作。^③首先是要看所有有关目的语的现存资料,同时还要申请许可、安排旅行、联络村子、准备设备、搜集一些记录时用的工具,如一些有动植物图片和科学名称的手册等等。这些工作可能需要两三个月,然后可以到村子里去作调查。拉筹伯大学的类型学研究中心严格要求所有第一次调查一种语言的人,必须要在村子里住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回到中心以后才开始写参考语法、编写词典、整理长篇语料集。写完了初稿再回去作田野调查,核对、补充资料、确定语法体系和语音系统。这一次可能只要两三个月。回来以后就可以把参考语法写完,把词典、长篇语料集编完。三年内可能无法完成全面的参考语法、词典和

长篇语料集等三项工作,因此可以先完成参考语法,把它当作博士论文或博士后报告,然后再慢慢把词典和长篇语料集编完。^⑦

虽然说三年的时间可以完成对一个语言的调查,不过,田野调查不是一次性的一项工作,而是你跟使用目的语的社会建立一种长期、持续的相互扶持的友谊合作关系。目的语说话者可能会需要你的帮助,包括帮他们创造文字、编写教学材料等等。你应该尽量帮助他们。

4 进行调查的具体步骤

因为语言是一种工具,要了解一种工具是怎么使用的,最好能到使用该工具的现场去观察该工具是怎么使用的。要记录某一个语言,最好能够到说该语言的人的住处,跟说该语言的人一起生活,用所谓“参与观看者”(participant observer)的方法。在学习、观察他们语言的同时进行有系统的记录和分析。记录和观察的对象必须是自然的语言资料,越多越好,包括各种语体,如双人(或多人)对话、日常会话、传统和现代故事、怎么制造各种工具和其他日用品、觅食、打猎、烹调的叙述体、各种节日、习俗(婚丧喜庆)的用语、格言、诗歌、人名和命名的方法等等。语言和文化是分不开的(语言呈现说话者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所以还要尽量了解、记录目的语社会的文化、思想、宗教、生活方式。

你所做的语言记录,除了语言学家以外,目的语说话者和他们的后代都可能是这份语言记录的使用者,所以在考虑要记录什么、怎么记录之前,最好跟目的语的说话者商量。不同社会的语言情况不一样,因此人民对自己语言的态度也不一样,而他们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你的调查工作。有的民族非常重视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语言当着自己独特文化的核心,有的却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语言。有的民族已经把强势民族歧视他们的态度内化了,看不起自己的语言,可是有时候只要有了字典、语法书,就会提高说话者对自己语言的信心。

一定要尽可能加入目的语的社会。也一定要学会目的语。不学会、不常常跟说目的语的人交谈,就不可能真正地了解目的语的结构、用法和所呈现的文化、思维方式。我学汉语已经有三十几年了,也长期住在华人社会里,可常常还是觉得还没完全透彻了解汉语所呈现的思维方式。要是我只作了几年的短期田野调查而没学会汉语、没住在华人社会里、不常常跟说汉语的人交谈,那就更不用说了。在学习目的语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使用目的语来确定你对目的语的了解。你要是按照你的理解造句,而合作人听不懂,或者误会你的意思,那你的理解可能错了。

跟目的语社会接触的时候,一开始很自然地会跟双语人接触。这是因为还没开始学目的语,所以一开始一定是跟双语人接触,但应该尽快接近单语的目的语说话者。双语人多少会受汉语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参看罗仁地 2005),因此单语人的资料会比较可靠,也可以避免翻译资料的嫌疑。记录的时候,要针对不同目的语说话者进行记录,包括男女、老少、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我们常常说某某人是我们的发音合作人,其实整个村子都是你的发音合作人;整个村子应该知道你的目的,大家都可以来帮忙,但一般来说你会比较接近某一家人,甚至他们可能会把你当成他们的亲戚(有比较开放的亲属系统的话)。转写、分析的工作需要很多时间,最好的发音人一般年龄偏大,可能没有耐心跟你下这个工夫,因此录音的时候被录的人和跟你一起转写、分析的人可能不一样。要找一些愿意花这种时间的人作为你主要的转写合作人。这应该是合作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当然如果他们为了帮助你而不去工作,那就应该要回馈他们。虽然如此,你们之间还是处于平等合作的关系。因为发音合作人不止一个,每次记录一些话语(不管是录的还是听到的),要注明是哪个合作人提供的资料。这是因为也许将来你会发现某一个合作人所提供的资料不可靠,只要你注明了就没问题。

工作地方的选择,要看合作人的意思。在你的房子里工作,可以控制环境;在合作人的房子里,或是在外面工作,可以看到不同的东

西,也可以听到目的语的说话者之间的谈话。各有好处,所以让合作人选择,但有时候,比如要录音的时候,可以在比较安静的地方录,其他时间到他家里去。也可以走出房间到外面去认识周围环境的动植物和自然现象。

录音的时候,能用数码录音机、录像机来录最好,但不要让这些设备把场合变得很不自然,还要看合作人的反应。如果他们觉得不自在,那就最好不用,只用“参与观看者”的方法。语言场合越自然越好,因为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语言是怎么用的,以及说话场合的文化背景。

刚开始做调查的时候,可以从单词出发,比如身体的各个部分、周围所看到的日用品等等。为了弄清楚发音人提供的动词的意思,最好按照你的理解示范一下动词所代表的动作,看看你是否理解对了。如果房子里有些东西可以作为道具,那就可以用来示范那个动作。除了资料里自然出现的词汇,还可以搜集某一个语义场有关联的词,比如,记录了房间里几种篮子的名称以后,可以问“还有别的品种吗?”用这种方法来搜集其他与篮子有关的词汇。偶尔可以用词汇表来提醒自己该补充哪些词汇,可是不要把没有语境的词汇表作为主要的资料搜集方法;单用词汇表肯定会有很多漏洞、错误。

不要用翻译的方法来搜集资料。我所说的翻译方法指的是用汉语提问一些词汇或句子,比如用汉语问“‘汤’是怎么说的?”“‘张三在吃饭’是怎么说的?”等等。这么做就会让合作人把汉语的句子硬译成目的语。因为你的问题是按照汉语的语义和语法范畴问的^⑤,也就不知道他给你的翻译是不是跟汉语的意思、用法一样;如果这么问,他给你的句子会不自然、不成段、没有语境,看不出句子的用法和意义,很可能说目的语的人在自然的场合中根本不会那么说。尤其是因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如果用汉语来问有复杂形态系统语言的句子,常常会问不出目的语独特的现象来。所以靠自然出现的资料来进行分析是很重要的。需要的话,有时候可以用无音的短片录像或无字的故事漫画册促使发音人讲话(参看 Pederson 等 1998、

Chafe 1980、Hellwig 2007 的做法)。语境(reference context)非常重要;一定要有语境,而道具、漫画书、短片录像可以帮你创造和控制语境。有时候可以同时给两个合作人看同样的图示,让他们讨论,这样你有时候可以了解到他们脑子里面对语言的想法(metalinguistic data)。

十来年前,我开始调查羌语的时候使用过翻译方法。虽然我的发音合作人受过语言学训练,不过,请他翻译汉语句子,问不出羌语的很多种形态标志。后来主要靠他和他家人提供的长篇资料,才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形态标志和句法结构。

另外,不要用“合语法/不合语法”的方法来分析语法。就是说,不要提出一个没有语境的句子,然后问合作人该句子“合语法/不合语法”(就是“这个句子行不行?”)。你这样问是逼合作人想出一个语境来,如果他想不出来,他就会说“不合语法”,可是那个句子可能没问题,只是合作人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语境来。合作人的判断也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 Knud Lambrecht 发现美国人常常用一种按照语法书应该是不合语法的关系子句结构。Lambrecht 跟几个用这个结构的美国人提出这个结构,但他们都否认他们是这么说的,也否认可以这么说,直到他们听到自己在 Lambrecht 录的资料里这么说才承认自己是这么说的(Lambrecht 1988)。Alice Gaby 录了 Kuuk Thaayorre 的资料^⑥,然后抽出几个句子来讨论,合作人说该句子“不合语法”,可是 Gaby 又把句子放回原来的语境给他们听,他们就说句子没问题(Gaby 2006)。因此应该以自然语料为主要的依据。

记录了一些词汇以后,先分析出基本的音位系统,然后尽快开始记录成段的自然资料。还要尽快开始用目的语,请合作人改正你的发音、语法。

语料记录下来以后,一定要马上在当地开始转写、分析^⑦。就是要把所录到的话用国际音标转写下来,然后把每一段话的个别词(或词根)分析出来,写在另外一个本子上或调查卡上^⑧,还要把构词、形

态的各个语素^⑧分析出来,确定它们的意思和作用。有时候合作人可以学会怎么转写他自己的语言,他就可以帮你转写更多的资料,不过,你还是要跟他一起分析、对照他转写的资料。

语音、词汇、形态、句法的分析都要同时进行。还要开始学习目的语、观察说该语言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使用该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地开始了解目的语的语音和语法系统,就可以开始从一些现象归纳出音位系统、变音规则、语法范畴和语法规则。“归纳”在这个过程是关键;要用归纳法,不要以为汉语有什么范畴,目的语就有同样的范畴,因而盲目地把汉语的范畴套在目的语上;要以目的语的系统里所呈现的范畴为依据。无论提出什么样的范畴,都要有很清楚的定义、理由。不能随便按照语义提出语法范畴,要有形态或者句法分布的理由。

分析时,要从最基本的范畴开始,比如,该语言能否分出词,能的话,语音词和语法词各是什么定义,语法词能否分成词类,要用形态和句法分布来分词类,而形态分布和句法分布所定的词类可能不一样。比如菲律宾 Tagalog 语,用形态分布来分出词类的话,可以分出几种词类(但这些词类与英语的名词、动词等等不对应),用句法分布的话,就分不出词类,因为每一个词有同样的句法分布(Himmelman 2006, Gill 1993)。

5 研究成果的整理与编写

资料分析好了就可以开始写参考语法、编写词典、整理长篇语料集。虽然参考语法也常常包括一些完整的长篇语料和简单的词汇表,但是要留下比较有用的记录的话,不要光写参考语法书,最好还要有几百页的长篇语料集、编写一部比较完整的词典,才算是比较全面的记录。这样对后人(包括语言学家和目的语的社会)比较有用。记录语言是对语言学提供最有永久性贡献的一项工作;几百年以后可能还会有人用你所发表的资料,所以要考虑到后人可能会需要什

么样的资料。比如,目的语社会的后代可能会用你所发表的资料来编写教材。如果当时目的语是濒危语言或是已经消失的语言,你的记录可能是唯一的参考资料。另外,为了留下有用的电子资料,最好要用 Unicode 字体,如果用商业软体,最好另做 .txt 或 XML 的备份。^⑨

一个语言是一个系统,要了解这个系统的某一个部分,就要先了解整个系统,所以不要作局部的调查、不要在刚接触到一个语言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就发表论文,因为这么做容易出错,对你将来的事业不利。要等到你对目的语的整个系统有一定的认识以后才开始发表论文。

词典应该包括所有资料里出现的各种语素和词,还要给每个语素和词完整而易懂的定义、解释(比如某种东西的用途、某种动作的社会意义等等)。植物、动物的名字要加上科学名称^⑩,比如,鹿类的动物不要只解释成“一种鹿”或“梅花鹿”之类的定义。其他的词也一样,不能用一对一的翻译方法,比如,目的语社会里如果有一种食物,说汉语的人可能会把它叫做“汤”,可是我们在记录那种食物的时候,不要把“汤”这一个词作为目的语的词的定义。汉语的名称范畴不一定与目的语的一样。目的语的词的最典型例子(语义范畴的核心概念)可能跟汉语的大不一样(汉语方言在这方面也可能不一样),而且整个范畴的范围也可能不一样(就是哪些东西包括在那个语义范畴内,哪些不在那个范畴之内)。要描写那种食物,还要说明这个词的其他用途和使用范围。还要加上例句(例句也尽量应该是自然出现的句子),尽可能也加上词源说明(至少分出整个词的个别语素)。词典可以按照语义场排列词条,后面加汉语和目的语的索引。^⑪

写参考语法的时候,要说明你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在村子里住了多长时间,接触了、记录了什么样的人,记录了什么样的语体,有多大的资料库等等。加上这些信息的作用跟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明所引用的参考书一样,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让读者能知道你的分析和资料的可靠性。

我们写参考语法的时候,通常会按以下的顺序来写:(1)讨论语言情况、文化、社会背景(包括地图、有代表性的照片)、语言调查的情况;(2)语音系统;(3)词类和构词法;(4)句法;(5)篇章结构(包括复句和更长的片段)。另外一种常用的方式是讨论语音系统以后,讨论(3)名词组的结构和成分;(4)动词组的结构和成分;(5)句子的结构和成分(6)篇章结构。不过,要看目的语的结构才能决定什么样的方式最合适^①。不要盲目地模仿别人写的参考语法。除了上面所说的内容,最好开头应该有一两页有关目的语类型的概论,简单地介绍整个语言系统,可以作为该书的摘要或第一章的一节。正文后面要加几篇有逐个语素翻译的长篇语料和词汇表。词汇表应该包括参考语法里所出现的所有的词。词汇表后面加参考书目,整本书最后加上题目索引。^②

参考语法里,所用的术语和所定的范畴都要有很清楚的解释,并说明设定每个范畴的理由。要有很多成段的例子,而例子最好来自附加在正文后面的长篇语料(要标清楚哪一篇的哪一行)。每个例子应该有号码,这样才好讨论。例子的解释应该包括逐个语素的翻译、注解和意译(所谓的“自由翻译”)。注解不应该是范畴的名称,而是具体的意思,比如,不要用“助词”或“语气词”等范畴名称作为某一个语素的翻译,要注明每个语素具体的意思,比如要是某种助词标的是“施事者”,就写“施事者”,不要只注明是“助词”。在解释例子的时候也可以加注解说明例子的文化背景。

长篇语料集除了要有逐个语素的翻译以外,还要有意译,并且介绍每一篇的社会背景和意义。此外,出现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的地方,应该加注解。

附注

① 这里说的语法词不是虚词,而是以形态和句法分布判定的词,是我们通常说的词汇。在某一个语言里,语音词是以语音判定的词。两者不一定一致。

② 参看 LaPolla & Huang 2004。

③ Seneca 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一种语言(参看 Chafe 2002)。

④ 这里指的主要是没有文字的语言。

⑤ 快要消失的语言的情况跟活力比较强的语言的情况不一样,因此选择这样的语言来记录的话,方法就不一样(可以参看戴庆厦教授在本集的文章)。

⑥ 最基本的准备工作就是学好类型学的基本知识。所谓类型学的基本知识也就是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国际音标、语音系统类型(比如:怎么分辨声调系统和音高别意系统等等)、动词类型、语素/形态类型(比如:怎么分辨后缀和附属词等等)、子句结构类型(比如:怎么分辨主语、主题和作格系统,怎么认出真正的被动句式、连动结构等等)、形态功能(示证系统、人称系统、格系统、怎么分辨体范畴和时范畴等等)和其他基本的语言学知识。

⑦ 因为全面地记录、描写一个语言需要很多时间,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把记录和描写分开,只做记录,暂时不花时间描写(即只编语料、字典,不写参考语法),尽量记录更多濒危语言(比如 Lehmann 2001, 2002, 2004)。伦敦大学的濒危语言记录计划就是这个想法。虽然有道理,但是没有描写的记录不能作为博士论文,在很多大学里也不算有学术分量的著作(比如,不能凭这样的纪录晋级,升等)。

⑧ 参看 Hellwig 的话:“by definition, they [translation equivalents] cannot capture the character of the language under investigation, because they operate within the concepts of another language.” (2007: 15)

⑨ Kuuk Thaayorre 是澳洲原住民的一个语言。

⑩ 不要以为可以在村子里录音,然后回家,一个人转写。没有合作人跟你一起转写,一定会有很多错误。

⑪ 传统的调查方法是把每一个词、其定义、例句、各种用法等等写在明信片那么大的卡片上。卡片就可以按照语义场排列,看看某语义场的词全不全,然后也可以按照目的语的声母排列,还可以按照用来书写定义语言排列。现在有的人用电脑资料库来代替卡片,可是在目的语的村子里,电脑不一定方便。

⑫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有意思的成分,有的语素单独成词,有的语素要跟别的语素在一起才能成词。

⑬ 整理长篇语料的时候,可以考虑用 SIL 组织设计的 Fieldworks 或 Toolbox 软件(可以到以下的网页免费下载: www.sil.org/computing/fieldworks/, www.sil.org/computing/toolbox/)。这种软件可以帮助你做好语料的分析工作,同时可以自动地把所有的词汇放在词典资料库。

⑭ 可以参考 Fleck 2007、Coelho 2006 和 Diamond 1991 所讨论的调查和确认方法。

⑮ 这只是一中排列方法。我喜欢这种排列法,因为这样,查词有三种方法,而且可以一眼就看到整个语义场,这样容易作比较、看出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作内部构拟。不过,要考虑到词典的读者的需要和要求,比如:我正在编写日旺语词典,日旺族的语言文化委员会要求我用印度文字的排列法,因为这样

做对他们来说比较方便,所以我就这么做。

⑯ 可以参看、比较 R. M. W. Dixon 在写 Dyirbal (1972), Fijian (1988), Jarawara (2004), 和英语 (2005) 的参考语法时所用的不同方式。

⑰ 有关参考语法的编写,可以参考 Payne & Weber 2006; Ameka, Dench & Evans 2006。

参考文献

- 罗仁地 (Randy J. LaPolla) (2005) 第二语言习得对第一语言的影响,戴庆厦、贾益民主编,《第四届国际双语学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50—57页。
- 罗仁地 (Randy J. LaPolla) 和潘露莉 (Dory Poa) (2002) 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中国语文》第3期,北京,203—209页。
- Ameka, Felix K., Dench, Alan & Evans, Nicholas (2006) *Catching language: The standing challenge of grammar writing*.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Chafe, Wallace (1980) *The pear stories*. Norwood, NJ: Ablex.
- (2002) Caddo (Caddoan family) and Seneca (Iroquoian famil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jective classes, La Trobe University, August 12-17, 2002.
- Coelho, Gail (2006) Documenting plant and animal names. *Language Archives Newsletter* 8 (October 2006): 2-6. <http://www.mpi.nl/LAN/>.
- Diamond, Jared (1991) Interview techniques in ethnobiology. In Andrew Pauley (Ed.), *Man and a half: Essays in Pacific anthropology and ethnobiology in honour of Ralph Bulmer*, pp. 83-86. Auckland: The Polynesian Society.
- Dixon, R. M. W. (1972) *The Dyirbal language of North Queensland (Cambridge Studies in linguistics, 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A grammar of Boumaa Fiji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4) *The Jarawara language of southern Amazon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A semantic approach to English gramm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 M. W.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2) Word: a typological framework. In R. M. W. Dixon and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Word: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pp. 1-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R. M. W.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eds. (2004)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Explorations in linguistic typology, volume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eck, David W. (2007) Field linguistics meets biology: How to obtain scientific designation for plant and animal names. *Sprach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 (Special issue on linguistic fieldwork ed. by Alexandra Y. Aikhenvald) 60 (1), 81-91.
- Gaby, Alice (2006) Optional ergative marking in Kuuk Thaayor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Linguistic Typology, La Trobe University, 2006.
- Gil, David (1993) Tagalog Semantics. In J. S. Guenter, B. A. Kaiser, & C. C Zol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pp. 390-403.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Gippert, Jost, Himmelmann, Nikolaus & Mosel, Ulrike, eds. (2006) *Essentials of language document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ellwig, Birgit (2007) Fieldwork among the Goemai in Nigeria: Discovering the grammar of property expressions. *Sprach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 (Special issue on linguistic fieldwork ed. by Alexandra Y. Aikhenvald) 60 (1), 67-80.
- Himmelmann, Nikolaus P. (1998) Documentary and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36, 161-195.
- (2006) Lexical categories and voice in Tagalog. In Peter Austin and Simon Musgrave (Eds.), *Voice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in Austronesian languages*. Stanford: CSLI (distributed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mbrecht, Knud (1988) There was a farmer had a dog: Syntactic amalgams revisited.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LaPolla, Randy J. & Huang Chenglong (2004) Adjectives in Qiang. In R. M. W. Dixon and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s.),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Explorations in linguistic typology 1)*, pp. 306-32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hmann, Christian (2001)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 program. In Walter Bisang, (Ed.), *Aspects of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pp. 83-97. Berlin: Akademie Verlag (Studia Typologica, 1).
- (2002) Structure of a comprehensive presentation of a lan-

- guag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interface between text, grammar and lexicon. In Tsunoda, Tasaku (Ed.), *Basic materials in minority languages 2002*, pp. 5-33. Osaka: Osaka Gakuin University (ELPR Publications Series B003).
- (2004) Documentation of grammar. In Sakiyama, Osamu & Endo, Fubito & Watanabe, Honore & Sasama, Fumiko (Eds.), *Lectures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4. From Kyoto Conference 2001*, pp. 61-74. Osaka: Osaka Gakuin University (Endangered Languages of the Pacific Rim Publication Series, C-004).
- Lüpke, Friederike (forthcoming) Small is beautiful; Contributions of field-based corpora to different linguistic disciplines. In Peter Austin (Ed.),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 vol. 3*. London: Endangered Languages Project.
- Newman, Paul & Ratliff, Martha, eds. (2001) *Linguistic field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yne, Thomas E. & Weber, David J., eds. (2006) *Perspectives on grammar writing*. Special issue of *Studies in Language* 30 (2).
- Pederson, Eric, Danziger, Eve, Wilkins, David P., Levinson, Stephen C., Kita, Sotaro & Senft, Gunter (1998) Semantic typology and spatial conceptualization. *Language* 74(3), 557-589.

(中央民族大学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

汉语方言调查和方言语音*

王福堂

提要 方言调查一般通过记录字音归纳语音系统。有人对使用《方言调查字表》有不同意见,是因为对汉语中字音和词音的区别缺乏了解;对汉语方言研究以历史比较开始有不同意见,是因为对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发展规律缺乏了解。

关键词 方言语音 字音 词音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方言调查中首先要做的便是语音的调查。调查语音先要记录相当数量的单字音,从中归纳方言的声韵调以及声韵调的配合关系,然后再从语料中归纳字音在语流中的变化规律,如变调、轻声、儿化等。这样就构成了方言的语音系统。完成了方言的语音调查,才能深入调查研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

目前都用《方言调查字表》(以下简称《字表》)记录方言的字音。请方言区的发音人用方言念《字表》上的字。前面声调声母韵母三页例字表要用严式音标记录,以归纳声韵调的音位。正表部分就用宽式音标记录,最后按声韵调的顺序编排成方言的同音字表。

用《字表》调查记录方言字音,要请发音人念字时多想,尽可能不遗漏字的不同读音(如果一个字有几个读音,这种遗漏是很有可能的)。也不要请几位语言情况有差别的人一起发音,以免归纳成一个杂糅的方言音系。记录后整理时,不要把见于文献、但活的口语中已

* 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Y011)的支持。